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概況

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，由於其具有獨特的魅力，長久以來非常吸引一般民眾的好奇探索。然而正史無論是就文字的典雅艱深，抑或史事的鋪陳複雜等，遠非一般民眾所能盡解其秘奧的，是故在民眾有需要，而正史又無法提供「普及化」的背景，說書、野史和演義等遂紛紛的出籠了。因此，歷史故事的普及、歷史人物的為民眾所琅琅上口，並非來自於正史傳記，而是受到為市井小民所歡迎的由正史改寫、改編的說書、戲曲、野史和演義等影響所致。山野村夫之所以能津津樂道魏蜀吳三分天下事、諸葛亮的智慧神妙、關羽的忠義絕倫，羅貫中的《三國演義》是絕大的關鍵。由此可知，成功的小說（特別是歷史小說）所帶動的虛實相參的人、事、物的鋪陳，予民眾的影響遠遠超過正史，而且更加深植人心難以撼動，其因便在於它較正史更淺白易懂，且並非以求真為目的，而是以如何感動人心、提起興趣等為宗旨。

至今，時代雖已產生極大的變化，但是民眾對於歷史知識的興趣卻未因此而改變，六十年代的南宮搏、章君毅等，拜報業發達之所賜，成為當時著名的歷史小說家，但是若論及成就及影響力，則現代歷史小說家中當以高陽首屈一指。高陽的歷史小說獨樹一幟，因為他取材豐富、眼光敏銳，兼具有歷史學者窮究史實，以及小說家尚奇創新的精神，以淺白而又不失古雅的文字，融鑄出特殊的個人風格。而且其作品產量之豐富前無古人，被稱為「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歷史小說第一人」；海外華人社會流傳著「有井水處有金庸，有村落處有高陽」的說法，作品的普及率是當代其他歷史小說家難以匹敵的，恐怕將來也難有踵繼者可以超越高陽的成就。

儘管高陽的作品以其通俗小說的性質，對民眾有極大的影響力，但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青睞。在高陽生前，只有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生林青首開風氣之先，於一九九一年以《論高陽歷史小說》為題寫作碩士論文，他以高陽全部的歷史小說為範

1 江少川：〈高陽和他的歷史小說〉，收錄於江少川主編的《解讀八面人生——評高陽歷史小說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99年2月），頁一。

圍，就作者、內容和風格，進行概括式的討論。而在高陽逝世後周年，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六月，台灣文化建設委員會舉辦為期三天的「高陽小說作品研討會」，會後將研討會上的論文集結，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《高陽小說研究》一書，開臺灣「高陽研究」專書之先河。這本書收錄了七篇論文，其中康來新教授對高陽「紅學」的探究、張大春對高陽「談話式」的內容與跑野馬行文方式的肯定，以及楊照分析高陽作品近似「歷史民族誌」的成分等文章，往往為後來的學者多所轉引、闡釋，在某種程度上也奠定了日後探討高陽作品的主要方向。

在大陸彼岸，一九九四年華中師範大學與北京《中國經營報》報業聯合體，在武漢成立了「高陽研究中心」，隨後於一九九五年由該中心召開「高陽創作研討會」；同年，湖北的《通俗文學評論》雜誌在第三期推出「高陽研究特輯」，第四期則開闢「高陽名作欣賞」專欄。一九九六年，林青在原本的碩士論文基礎上，撰成《描繪歷史風雲的奇才——高陽的小說和人生》，內容介於通俗的介紹與嚴格的評論之間。同年華中師範大學舉行「全國高陽作品學術研討會」，次年「高陽研究中心」出版了由江少川主編的《解讀八面人生——評高陽歷史小說》，從高陽的歷史小說中選出十五部作品，以賞析為主而兼及評論，並按題材分為六大系列予以編排。一九九九年又出版了由王耀輝、王文戈合著的《成敗之間——胡雪巖經商之道》，此書偏重於經商之道的分析說明，於學術的價值相對較低。而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》也不定時刊登論述高陽的零散篇章。

在臺灣對於高陽的研究也不落人後，一九九五年出版了第一部有關高陽的長篇著作，即江澄格的《歷史小說巨擘——高陽》，以高陽生平為主體，介紹其創作理念、小說的資料來源，和史學考證在文學上的效用等，此書於蒐集資料上頗見用心。一九九八年林青的著作《描繪歷史風雲的奇才——高陽的小說和人生》，委由臺灣知書房出版社出版，更名為《高陽的歷史風雲》，不過作者又做了不少的增補。同一年成功大學的高若蘭以《高陽歷史小說「胡雪巖三部曲」研究》獲得碩士學位，是臺灣首部以高陽為題材的學位論文。高若蘭研究高陽的「胡雪巖三部曲」，特別針對胡雪巖如何周旋於官場和商場間的通曉人情事故和手腕，並且對照史料和筆記、叢書中，關於胡雪巖的記錄是如何的被高陽轉化為精彩紛呈的小說情節，可說是首開風氣之先。自此以後，與高陽相關的學位論文計有：二〇〇一年文化大學陳蕙如的博士論文《高陽清代歷史小

說研究》、暨南大學曹靜如的碩士論文《文化遺民的興寄與懷抱——高陽歷史小說研究》，以及二〇〇四年文化大學鄭穎的博士論文《高陽研究》等，在在可見本地學者的用功之勤和投注心力之鉅。在這些論文當中，筆者以為陳蕙如所論最為深入，她針對高陽三十二部的清代歷史小說作一概括性的論述，包括高陽的創作理念、運用的文史材料、內容特色與創作手法之傳承，以及小說架構等方面，均有深入的探討。除了上述學位論文之外，亦可見不少的學術界先進們，於報章雜誌等發表關於高陽的生平、作品風格等賞析式的文章，間或有精闢的見解可供參酌。

回顧過去關於高陽作品的研究文獻，我們可以發現到，目前的研究雖然已經掌握了高陽小說的某些主要特點，不過通常是將高陽所有的作品綜合論述，取材的範圍不免太過廣闊，而且絕大多數的研究光環都集中在高陽銷售量最佳的作品《胡雪巖系列》。至於《慈禧全傳》<sup>2</sup>，迄今為止只有一篇大陸學者林青先生，發表在其《高陽的歷史風雲》中的〈譜寫清史四十年 的西太后——《慈禧全傳》賞析〉<sup>3</sup>，其賞析是就「從八臣顧命到兩宮垂簾」，「權術的磨練」及「普通婦女的閨怨情結」三個部份所構成。既名之曰「賞析」，便屬導讀的性質，自然不能要求其有學術性的價值。高陽所有的歷史小說能自成體系者有三，全集中在清代，分別是「紅曹系列」、「胡雪巖系列」和《慈禧全傳》。前兩大系列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均有可觀之處，但是相對的歷史性和史料性卻較低。《慈禧全傳》則幾乎與此相反，因為高陽將敘述重心擺放在重塑晚清的史事和人物上，和其它兩大系列作品相較，《慈禧全傳》太為史料所牽絆，以致於抵觸了若干小說美學的規範。儘管如此，高陽在《慈禧全傳》裡傾注心力的塑造慈禧等人物、獨特的史觀，以及「全文化」式的濃厚歷史氛圍等，都是其難掩的價值，加之先前學者的研究尚未及此書，遂引發筆者強烈的研究動機及興趣。以下先就高陽的三大系列作品分別討論，以對《慈禧全傳》的特色及優劣有一初步認識。

<sup>2</sup> 高陽的歷史小說作品中本無《慈禧全傳》，它其實是《慈禧前傳》、《玉座珠簾》、《清宮外史》、《母子君臣》、《胭脂井》和《瀛臺落日》六部作品之總名。皇冠出版社在新版出書時，將此六部書總其名曰《慈禧全傳》，筆者於後文中凡是綜論分析時，均採用此名稱或簡稱「全傳」以利說明。

<sup>3</sup> 林青：《高陽的歷史風雲》（臺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1998年2月初版），頁3—11。

《紅曹系列》包括了《秣陵春》、《茂陵秋》、《五陵劍》、《延陵劍》、《曹雪芹別傳》、《三春爭及初春景》和《大野龍蛇》，共七部十四冊。由於前四部高陽加有副標題「紅樓夢斷」，故一般亦稱此四部為《紅樓夢斷》。這七部小說，可說是高陽研究曹雪芹和《紅樓夢》的兩部學術性專著《紅樓一家言》、《高陽說曹雪芹》之外，採用小說的方式給讀者講述一系列的紅曹故事。其中雖有許多個人的臆測之詞，但從他努力拼構成曹李兩家的恩怨情仇等細節來看，高陽的用心不言可喻，至少他展現其心目中曹雪芹的生活世界。

《紅樓夢斷》四冊共約百萬言，篇幅和《紅樓夢》相彷彿，情節發展和《紅樓夢》又相終始，因此有許多讀者視此為《紅樓夢》的仿作，但高陽從未對此看法表示迎拒的態度。而讀者若欲切入《紅樓夢斷》，倒是該從《紅樓夢》開始讀起，如此便可以知道《紅樓夢斷》的故事所本。總的來說，《紅曹系列》是小說，而且多集中於描述曹雪芹及其周遭人物身上，高陽所考證的曹雪芹，以及小說中塑造的曹雪芹形象，究竟是不是符合歷史的真實，畢竟都只是高陽的「一家之言」，由於相關的資料不足，因此不論是過去抑或是將來的紅學界，恐怕都難以服膺高陽的某些論斷。作為小說，本來也沒有必要一定得符合真實，但作為一位已被定位為「有考據癖」的歷史小說家而言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，難免會持此印象看待《紅曹系列》而信其有徵。是故筆者以為就「徵實」而論，《紅曹系列》在高陽的歷史小說中，是屬於「虛實相參」者，甚至視其一虛遠多於實「恐亦不為過。而在人物方面，曹雪芹愈是年長，其與賈寶玉就愈是疏離。其實早在《紅樓夢斷》裡，養在深閨的曹雪芹（十二歲至十四歲左右），就已不是賈寶玉這個年齡所表現的天真、任性和頑皮，反而表現出成熟與老於世故；而到了《曹雪芹別傳》開始，高陽逐漸走出《紅樓夢》的影子，這也使得其筆下的曹雪芹更遠離賈寶玉，而是屬於高陽的曹雪芹了。爾後到了《三春爭及初春景》和《大野龍蛇》這兩部，不但和《紅樓夢》的臍帶關係更加地疏離，同時在徵實的成份上也更加淡薄了。

若用同樣的角度探討《胡雪巖系列》，我們可以說它的藝術美化的成份，遠高過史實的成份，同時胡雪巖這個角色塑造的成功，也遠在曹雪芹之上。學者多知，胡光墉（字雪巖）於史料中的記載並不多，又因其晚年遭革職抄家之故，《清史稿》列傳已將之除籍。高陽塑造胡雪巖的資料，多根據《杭州府志》、《異辭錄》、《近代名人小傳》、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、《越縵

堂國事日記》、以及左宗棠所遺留下的大量奏稿、書信、家書、日記、批札等史料，<sup>4</sup>但這些史料絕不足以撐起高陽的《胡雪巖系列》。另外，在《清朝野史大觀》、《胡雪巖外傳》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等屬於非正式的野史、小說裡，亦有部分胡雪巖的記述，不過裡頭所敘多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論，高陽自然也不會將之作為塑造胡雪巖的重要依據。<sup>5</sup>既然胡雪巖的史料有限，而野史、小說又多不足採信，高陽如何描寫這位他所欣賞、崇敬的家鄉英雄「杭鐵頭」呢？高若蘭認為高陽評斷歷史人物的最高標準是能否做到「經世致用」之上，所以他將這個標準套在胡雪巖身上，並據此全新的塑造胡雪巖。<sup>6</sup>因此，造成熱烈的迴響，並有讀者欲仿效八面玲瓏、橫跨政商兩界的胡雪巖，恐怕和歷史上的胡雪巖相去遠甚，他毋寧說是高陽刻意塑造，趨近完美而悲壯的胡雪巖。

史料中的胡雪巖因與外商競爭失利而導致破產，但高陽卻透過小說家的眼光，將胡雪巖詮釋為一位捍衛國家利益、拯救社會經濟免受西方殘害與壟斷的民族資本家、大英雄。由這種轉化的結果我們可以明顯看出，高陽並非以其豐富的史料、嚴密的考證塑造這位歷史人物，而是賦予他強烈的當代意識與目的性——受時代及觀念的侷限，而這正是造成胡雪巖悲劇命運的最大主因。因此之故，清末的紛亂局勢固然提供胡雪巖大展長才的空間，但另一方面胡雪巖也必須承受時代和觀念所加諸其身的限制。

至於《慈禧全傳》則迥異於《紅曹系列》和《胡雪巖系列》中對於主人公曹雪芹、胡雪巖的幾近全新藝術創造，高陽企圖讓《慈禧全傳》以「信而有徵」的面貌呈現給讀者，然而它畢竟還是小說。因此在既定的、少爭議性的歷史記錄外，高陽所能著墨的大概有兩方面：其一是在若干疑案上如「同治死因」、「慈安暴崩」、「慈禧小產」、「光緒中毒」和「衣帶詔」等問題上，下考證、推理的工夫。其二則是抒發其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臧否與好惡。整體而言，高陽歷史小說的語言既淺白又典雅，善於選用古代白話中具有長久生命力、至今仍充滿活力的那種語言，而又一定程度符合古人語言的規範習慣。以

<sup>4</sup> 高若蘭：《高陽歷史小說「胡雪巖三部曲」研究》（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：1997年），頁94—95。

<sup>5</sup> 同註3，頁109—116。

<sup>6</sup> 同註3，頁119。

這種淺白、通俗而又質樸的語言，融合了現代的語境，創造出歷史環境的氛圍，敘述歷史故事的來龍去脈，傳達出歷史人物的心理形態，卻又絲毫不顯露現代訊息的痕跡，可以說是融典雅於通俗，於通俗體裁中見雅緻的風格。不過《慈禧全傳》的語言文字雖維持一定的風格，各別作品卻有高下之別。

作為《慈禧全傳》系列的開卷之作，《慈禧前傳》為其他諸部奠定了相當良好的基礎。《慈禧前傳》所描寫的時間雖短，卻是慈禧掌權的關鍵時刻，高陽以慈禧、肅順和恭王三條敘述主線，交疊出複雜詭譎的情勢，同時也為慈禧、恭王等主要人物日後的性格轉變、情節推衍等，埋下不少重要的伏筆，而且介紹典故、儀節僅是三言兩語，沒有其他冗散的枝蔓，堪稱是內容緊湊、結構勻稱的佳作，故而當時甫一推出即廣受好評。第二部《玉座珠簾》是卷帙最繁的一部，講述同治年間的大小史事，展現高陽歷史小說的諸多特點：迴旋環繞的珠花式結構，為不相干的人物或事件貫串出相連的整體感；人物的心理轉折及暗藏的伏筆，使歷史事件的產生增加合理的解釋；慈禧太后複雜的性格在此有全面性的開展，使這個角色內涵飽滿，更貼近於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；此外適時添加的奇聞軼事、皇室規矩、掌故瑣事，以及對聯等歷史元素，不但增添了閱讀的趣味，也幫助讀者更了解清代宮廷和官場的生活種種，而且不曾對敘事結構產生妨礙，筆者認為《玉座珠簾》是《慈禧全傳》系列中，整體成就最高的一部。

《清宮外史》著重敘述「南北之爭」與清流中人的崛起和失敗，《母子君臣》敘述慈禧與修頤和園，與光緒帝親政前後的種種。高陽在這兩部中，情節的推展大體都圍繞在若干主要事項上，即使有奇聞軼事過長的狀況出現，仍然可以再回到敘述主線上，不至於偏離太遠。但對於人物性格多面性的刻劃則較少觸及，結構及人物處理都較前兩部來得遜色。至於《胭脂井》則是瑕瑜互見，高陽描述戊戌政變中宮廷一夕間風雲變色，民間人物大刀王五為知交譚嗣同奔走營救的情節，處理得頗見功力；至於義和拳的崛起和庚子之亂的種種也是相當的精彩，讓讀者恍如陷入紛亂的大時代中，親身經歷了一場荒謬而又慘烈的浩劫。但在戊戌變法及庚子之亂間所插敘的軼聞瑣事則顯得過多，幾佔全書六分之一的篇幅，但卻與前後歷史事件並無太大的關連。最後一部的《瀛臺落日》，重心全落在袁世凱的身上，慈禧太后已無法負起收束情節的力量，情節呈現跳躍式的前進，不論是結構、時序還是人物的塑造，都稍嫌凌亂粗率，可說是六部中表現最不理想者。

比較《慈禧全傳》、《胡雪巖系列》及《紅曹系列》三套作品，可以看出高陽對三者創作心態的差異。《慈禧全傳》闡述的清末史事，在高陽意圖求真的寫作原則下，無法擺脫歷史事件之結果或人物既定性格的限制，藝術創作難以恣意發揮。《紅曹系列》是高陽考訂《紅樓夢》成果的結晶，由於歷來關於曹雪芹的相關資料甚少，高陽照說有相當廣闊的創作空間，但因高陽寫作《紅曹系列》偏重於展現他的考證成果，因此對於小說的創作而言，反而是種戕害。至於胡雪巖則是高陽故里的傳奇人物，高陽自小便耳濡目染聽聞他的傳奇故事。但是胡雪巖能見諸史料的記載甚少，這剛好賦予高陽可以充分發揮建構的想像力的大好機會。《胡雪巖系列》中的主人公胡雪巖，已不是真實人生中的胡雪巖，而是高陽心目中想望而又不可及的典範人物：八面玲瓏、通達人情世故而又重情重義。他結合了高陽已實現和未實現的理想人格特質，故而傾注最大的感情，創造出這麼一位獨具光芒的角色。

高陽獨特的歷史眼光，以及意圖追求歷史本來面貌的「信史」效果，不僅讓讀者確信閱讀的是一「歷史真相」，並且引發讀者由更多角度、更多層次去思考和探究歷史真相——這種閱讀效應，只有在《慈禧全傳》中才能充分被激發出來。因此「我們在文本閱讀過程中不僅能夠得『知』，而且也能得『智』」——一種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歷史與現實之「智」。雖然有關高陽作品的研究，或多或少都會提及《慈禧全傳》，但它與《胡雪巖系列》或是高陽晚年花費甚多心力的《紅曹系列》有相當程度的不同，故而筆者擬以高陽六部十冊的《慈禧全傳》為主要的研究範圍，針對其內容作一全面性的檢閱、分析，間亦涉及與高陽其他歷史小說的比較。以此研究主題，期望能從中探求高陽寫作小說的理念，以及《慈禧全傳》獨具的特色。

##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

中國的傳統文學中，文學批評是基礎較為薄弱的部分；近年來，許多學者大量引進西方的文學理論、美學觀點等，對

於中國文學的批評與解析，確實起了啟迪、闡發的作用，將傳統文學的研究帶入一個具有嶄新風貌與更廣闊視野的領域。不過，當我們看過高陽的作品後會發現，他是位傳統的舊式文人，他的作品——特別是歷史小說，絕大多數是傳承自中國傳統小說的模式與精神，不論其遣詞用字的典雅、文白夾雜，刻劃人物心理的細膩，擅長運用內心獨白或對話的反動作情節，尤其是大量史料及典故軼聞的穿插其間，造成內容的駁雜與結構的鬆散等情形，若以現代小說的理論來批評、分析的話，恐怕有很多都是犯規的。正因為高陽歷史小說的傳統性相當強，若強用現代美學加以規範，可能反而斷傷了高陽獨具的魅力，故而筆者除了探討其敘事結構部分，酌採西方結構主義的敘事理論，<sup>8</sup>分析《慈禧全傳》的內容結構；另外，筆者雖然不是採用「新歷史主義」的研究法來看待高陽的《慈禧全傳》，卻借鑑其「建構的想像力」中若干觀點，以此檢閱中國傳統的歷史演義小說及高陽的歷史小說作品，意在避免研究「全傳」時，無休無止的隨高陽的考據而起舞，其餘則多採用較為傳統的文獻探討法及文本分析法。藉著蒐羅相關文獻和分析文本，統合高陽生平的相关資料、作品評論等，由其諸多的歷史小說中深入高陽的創作世界，探討其創作理念；進一步由思想層面與小說結構等方面去分析高陽的作品，從史觀及所反映的政壇現象、敘事結構的剖析、敘事技巧的運用，和人物的塑造等四種角度切入《慈禧全傳》，歸納闡述文本的特色與價值，並總結高陽對歷史小說特殊的觀點及其風格特色。

論文的第一部分，首先對「歷史小說」的問題加以探討，包括了歷史小說的源流、定義的釐清，以及創作思維、結構體裁上的特色、類別等，最後則是對高陽的歷史小說予以適切的歸類，以作為分析文本的理論基礎。

論文的第二部分是簡介高陽的生平及行事風格，概述其著作狀況及擅長的題材，以及作品偏重清代的原因，和高陽歷史小說的創作理念等。由其中發掘《慈禧全傳》在其著作生涯中所佔有的地位和意義，並探討《慈禧全傳》的價值，預為下一章的研究作準備。

<sup>8</sup> 狹義的敘事學指的是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的分支，此一文學理論廣泛運用於分析所有的敘事文體，如小說、神話、民間文學等；廣義的敘事學指的是文學理論的敘事學在各類藝術、電影、設計等多方面的應用，本文採用的是狹義的觀點。「敘事學」同時又稱為「敘述學」，這兩個名稱皆有不少人採用，本文則一律稱為「敘事學」。



論文的第三部分是關於《慈禧全傳》揭櫫的歷史法則及所反映的政壇現象。主要在探討高陽對歷史研究的兩個心得，以及他對官場文化與腐敗現象的剖析及嘲諷等。

論文的第四部分是關於《慈禧全傳》敘事結構的探討。內容包括了敘事時間的掌控、敘事空間的銜接，以及承繼於傳統的情節結構和觀點所呈現的優缺點等，對《全傳》的結構作一全面性的剖析。

論文的第五部分是關於《慈禧全傳》的敘事技巧及特色。高陽的歷史小說在歷史情境的塑造上，具有無可比擬的逼真感及臨場感，很大的原因即來自於他運用了為數龐大的材料，本章節即探討高陽所利用的歷史文化知識或史料；此外，作者敘述語言的慣常模式及作品閱讀基調的營造等，是探討的另一項重點所在，並闡述由此等敘事技巧所呈現的特色及優劣。

論文的最後則是《慈禧全傳》的人物塑造問題。為便於分析探討，筆者選擇出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人物，予以分類研究，主要是呈現高陽如何對歷史人物形象的再創造。為免治絲愈棼，僅就小說中人物的藝術特質進行討論，並不涉及該人物在正史中的形象或定位問題。

筆者如此安排章節順序的理由，首先是將歷史小說的諸多問題加以釐清，作為分析《慈禧全傳》的理論基礎；再則簡介作家個人的背景與創作理念等，了解其創作心態和作品大致的風格，從而剖析作家個人的觀念、情感，反映在作品中所呈現的思想與內容傾向。最後三部分則是屬於小說美學結構的範疇，分析《全傳》情節組織的優缺點何在，各章最後均附有一「小結」，以利統整說明。透過如此對《慈禧全傳》全面性的檢驗工作，希望能精確地掌握《全傳》的內容特質及高陽的創作手法，藉此對《慈禧全傳》作一整體性的評價，從而解析高陽獨特的風格魅力，與吸引讀者的關鍵所在。